



卷二十三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
子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二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金吳范僕射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首 贈士孫文始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咸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現傑志氣宏放將

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廣雅

曰鑑孤鴻號外野胡鳥鳴比林黃雅曰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
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
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荷

靡情歡愛卒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如二女出游江濱

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

感激生憂思謾草言樹之昔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

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曰復

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曰復

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曰復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李孫氏有嘉

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

亦當然楚辭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

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

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

人本無保身之術

况復妻子若乎

曰歲聿云暮蒼
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

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

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蚬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

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

梁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

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約十餘魚

而奔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

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

得也今以臣齊惡而得拂掩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

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所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

畢褰裳而趨王曰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桃李花

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入者族矣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悅懌若九春聲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

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

辭而云對吐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宿夜也願為双

飛鳥比翼共翱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丹青著明誓

求世不相忘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

龍陽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求代不忘者哉

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携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

傳之末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記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

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

至平善高鄭玄禮記
注曰記止也
清露被皇闌凝霜結野草
迅疾也楚辭

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
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

翳崗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辛

酸然毒常苦多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
豈復歎咨嗟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

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

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占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淮各遂分內之樂

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北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

既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逝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

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云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

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
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

侯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般憂悄悄令心悲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多言焉所告敏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備二懷哉懷哉善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歌及乎歲晚蒞歸

略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

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

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郢

鄢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

色曜朝旦嘉賓四面會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口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沈約曰當東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

味美見稱連斬距陌五色松照非唯周身膽已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因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前人以財興

累亦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殺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 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

薄曰東北十里首陽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 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齊尚不食周粟况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損非一玄雲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歌也芬芳

日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鷓鴣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耳被褐懷珠王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開軒臨四野

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家大者

注曰小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明子噉噉今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

但沒理一追陪羨門之輕幸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乃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

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天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

也又陳留郡有浚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儀縣故大梁也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鷦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

毛萇曰茫茫廣大貌

火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齊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時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朔風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

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惟悴詠言者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惟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洗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休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芳樹垂綠葉清虛自逶迤孫卿子曰

毛詩箋曰炎熱氣也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

志厲清雲楚辭曰

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

代御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人兮莫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已知恐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故云願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灼灼西墮白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杳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

不可不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有獸焉與印印

唯虛比為印印唯虛齧其車即有難印印如何當路子

馨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

相依周周銜羽以危顛仆蛩蛩負慶以美草而當路者

秘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

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

名令寧與鸞鳥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

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

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

齊李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决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止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求路不見行車馬登

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比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声比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也

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

沉與時

鳥見王子喬棄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馬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水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上有楓樹

青驪逝駸駸阜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駸駸載駸駸駸駸毛萇曰駸駸

驟貌鬣切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

誰能禁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

為朝雲

誰能禁

誰能禁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左以其頭為的
畫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
妾右擁駿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滎池之塞內國投已滎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後有是也茹谿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棄苦心

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皎皎天月明弈弈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金風

蟬寒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

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耿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

謀倚伏昧前筭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

夷除鷓冠子曰禍兮福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慢世禮

自放犢鼻君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茂比卿相乃至仕

莫尚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偃謂偃仰不仕也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
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不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人號為白衣尚書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魄月魄也義義

和謂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斬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馬胡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

徵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壘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荀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况乃遭屯蹇顛沛遇

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

書傳曰中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若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

無端方言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投足

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

欲行者擬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栢經足而投迹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淮南子曰何曰歲寒然後知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為九山曰太行羊勝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使云慈母怒子折髮以笞之下顧所生女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違凶死詩曰將安將樂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棄余如遺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沈瀾文子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崔蘭墳曰崔蘭涕泣關于崔與沈同

哀傷

幽憤詩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

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叔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哀亮靡識越在緜緜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地境淮南子曰成

玉幼在緜緜之中張華傳物志曰緜織縷為之廣八寸長

衣李奇曰緜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緜若今時小兒腹

小兒大籍也于兄鞠育有慈無威穆歷徐揚州刺史大僕

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

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愛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存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名崇託好

老莊賤物貴身

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

而保真苟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噍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曰余不敏好善聞人謂與呂安交也孝經

積誠之志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之左傳曰吳公子朴來聘見叔孫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蔣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幸也幸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宜真鄭玄曰喻大夫進幸小人適自作憂患也大人

含弘藏垢懷恥

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

杜預曰忍垢恥也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

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自謂也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譴辭也毛詩曰惟是感悟思愆但

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

若創痛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痛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

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痂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遠伯

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

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斬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內負

宿心外恧良朋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

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
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曰
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
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
稱疾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
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
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
亡儋石之儲借晏如也
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
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踈
民為孽匪降自天噴
嗜背憎戕競由人
禮記曰仲春省囚國鄭玄曰所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已
以守禁繫者秦曰囚國漢曰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已
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
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
訊問
實耻訟免時不我與
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
也
亦不以文書意也
免或為寃非也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毛萇詩傳曰沮
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去能補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
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與以云補
嗚嗚秋南而不失時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誰離鳴鴈管
子相公曰夫鳴鴈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
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奉時恭默容悔不生
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
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議曰曹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紛祗攪予情漢書曰
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祗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
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就成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
既來我心永疚疾病也勗勉也
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琴
載無聲無臭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
後漢書曰袁閔散髮絕世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願

耶玄願
猶養也

七哀詩一百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

為文外傍情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慄借問

斯言當矣斯言當矣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淫漢書民歌曰淫水浮沉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

七哀詩一百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

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講同古字通也道經曰

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復棄中國去

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

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

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

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父滯滂國語曰底著滯滂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山崗有

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暎日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皆言不亡之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流波激清響

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

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

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五言

羈旅已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子孟陽武邑人也 領著作 遂稱疾 抽

替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 高陵有四五 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

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 借問誰家墳 皆云漢世主 恭文遙相望 原

陵鬱膺膺 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

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膺膺肥美也 季世喪亂起 賊盜如豺虎 左氏傳曰叔向曰齊

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世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壤過一杯 便房啓幽戶 喻少

未也 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 珠押離玉體 珍

寶覓剽虜 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

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 園寢化為墟 周墉無遺堵 漢書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自貢禹建送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 蒙籠荆棘生 蹊逕登童

堅孤兔窟 其中蕪穢不復掃 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注掃蘇 頽隴並墜發 萌棘營農圃 蒼頡篇曰墜耕也毛

老切 君今為丘山 土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

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 昔為萬乘

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棘 感彼雍門 言悽愴哀往古 相子新論曰雍

一棺之土 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 狐兔冗其中 推兒牧豎躑躅而歌 其上行入見之悽愴 孟嘗君之尊 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 喟然嘆息 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

陽鳥收和響異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

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春秋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

無所見惟覩松栢陰松栢丘墓

蕭蕭高桐枝翩翩栖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蕭蕭玄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通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憂來今髮蒼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嫺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

潘安仁

荏苒夕春謝寒暑易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私懷誰者可語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廣雅

惟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廣雅

樹說文曰歷過也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悵恍如或存周遑仲驚惕

王逸楚辭注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

曰况失意也如彼遊川魚比目如彼翰鳥或飛

尺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如彼遊川魚比目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文

曰雷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

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惠子

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

止手故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凜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豈日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

席長篔簹竟牀空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

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獨無李氏靈髮髮觀爾

容相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

人之狀還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曾漢書公孫攬曰累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霑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寢與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脩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東門子曰魏有子而不憂莊子蒙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言曰詩人放云蒙莊子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紀猶錄也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十能閉君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

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漢漢朝露疑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婦曰已不能庇其仇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智已

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衷心寄私制

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爾祭

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

豐豐其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悲懷

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既隕之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

去復不忍禮記周凱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徒倚步

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芟帶墳隅

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詩曰孤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已見

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
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末之番而高祖崩

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諂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代楚以報朱方之

投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 含懷之廣川灑淚眺連岡史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卷言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豁谷楚辭曰還顧高立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處岡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

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道消結憤

漣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

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疑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神期恒若在德音初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不忘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祖謝易永父松栢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祖落毛詩曰我行求父曹植寡婦詩曰高墳

鬱芳巍巍松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反見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官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白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解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煥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

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人

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

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作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情慟定非識所將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

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

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此業間以名玄必勝我識我

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有餘者嘏曰功名局之所與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

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脆促良可哀天枉

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一隨往化滅安用

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漢義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

帝崩後諸侯始有謂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

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主蒼書曰今

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哀敬隆祖廟崇

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逮事休命始

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

往投迹者衆周易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

曰夫揚于王庭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

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
車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晉書曰
孔坦上表曰士死
知遇恩令命輕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
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
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
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
消
勅躬慙積素復與晉運并
濟汲汲
學學者四子講德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因合非漸漬

祭會在逢迎
論語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堦
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
西也莊子曰宣王伏軾而嘆東堦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
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烟冒壠生
論文曰冒覆也方言曰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漢書曰景帝松風遵路急山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

聲
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設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
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靈
前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
也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
收段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
遵也歸軾暮年也楚辭曰相軾丘兮崎傾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松風遵路急山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

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設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
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靈
前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
也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
收段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
遵也歸軾暮年也楚辭曰相軾丘兮崎傾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松風遵路急山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

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設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
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靈
前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
也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
收段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
遵也歸軾暮年也楚辭曰相軾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諮議
景魏志曰建安十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
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
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
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臺田

謝玄暉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
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德淮

南子曰大溝架與宮室有雜穢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
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不嚴指斥故也芳襟染淚迹嬋媛

空復情

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
芳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况迺妾身

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

玉床鄭玄曰坐玉
車床處天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瓛梁典曰
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甲生
忽為壽皆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

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後來轉相
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升

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

十篇十六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
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
此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

瞻清懿毛詩曰思之多士小工此

國克生惟周之植毛長詩曰植幹也

一朝萬化盡猶

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
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中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結懽三十載生死

一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
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程公曰一死一生

乃知携手道衰蔭接景事休明衰蔭齊東昏侯也班因漢

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君子

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濟

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傳揚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

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

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

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

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伊

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

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提其止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曹子建贈丁儀將垂不忍別欲遣離情言將垂

詩曰涇渭揚濁清

不忍便訣欲留少選之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

頃以遺離曠之情也乘不忍一

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

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

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調調也字書曰朝亦

方舟而齊於河有虛舟來觸毛詩曰善哉謔兮莊子曰

舟雖有瀦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

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嫗兮翔江

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徹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

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萇詩曰尹氏

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詩曰尹氏

贈卷上

贈蔡季篤詩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
陸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鸞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
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蔡氏譜曰陸濟陽人毛詩曰
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翩翩以泝大江

楚辭曰將舫舟而
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土不遇賦
曰懼荒塗而難踐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歎封禪書曰懷

而慕也悠悠世路離多阻

毛詩曰悠悠南行
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江行

邈焉異處

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
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

兩鵲絕于夫然

鵲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
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人生實難

願其弗與

張奐與崔子書曰人
生實難所務非此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毛詩

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政予望之

烈烈冬日肅肅

鄭玄曰政足可以望見之政與企同

淒風

毛詩曰冬曰烈烈左氏
傳申豐曰春無淒風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苟非

鴻鵠孰能飛

鴻鵠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

鴻鵠孰能飛

慕予思罔宣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尚書曰子思曰孜孜

瞻望東路慘

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毛詩曰率
彼淮浦

君子信誓不遷

于時

毛詩曰言笑晏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左氏傳曰先

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晏子春秋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

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虛臨貨以匹

馬願子勉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求所湛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上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 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君乃命萌將家 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許董卓之功封萌 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

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盪失越

用遁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在漳之湄亦冠宴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處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篋填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曰賦酬交錯禮 庶茲永日無

讐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讐言時不我已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 橫此

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揚靈王逸曰橫度大

不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 悠悠我心蘊言暴

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

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愚又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毛詩曰

曰有懷于爾靡日不思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風鸞也楚辭曰因

歸鳥而不飛詞差瞻仰王室慨其未歎尚書曰以番王室

迅高而難當毛詩曰惟此我思肥泉茲之未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

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四國方阻俾爾歸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也鄭玄毛詩箋曰式法無曰繼表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

維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悠悠

澹澹鬱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澹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而有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爾雅曰白駒遠志即唐地之林也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或

贈文叔良一首

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祭集又云為

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

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

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騅說君子于征爰聘西

隣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爾往孔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橫終如始則無敗事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當為遠方謀言必賢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延陵有作僑附是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侯而多良大夫適晉說叔向

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既慎爾主亦迪

知幾探情以華觀者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視

明聽聰廢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福荷

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赫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

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日天子有令周室既卑邑之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

離之外董福既致命乃吉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夏小則發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

令董福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間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

實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策

昭曰董福晉大夫司馬寅也自詩曰胡寧忍予眾不

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

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謀言必賢

延陵有作僑附是

先民遺跡來

既慎爾主亦迪

聖視

董福荷

戒令赫

造於弊邑之

既卑邑之

命於藩

視聽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命於藩

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

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足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紀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

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

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

卷蜀漢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

定三秦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不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不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勸諸戊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

使人也毛詩曰靡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氏傳楚子木

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氏傳楚子木

德王曰尚矣哉能散神人杜預曰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為詩

生民之長勤我窳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以贈者

有在舟之義憂同也鄧析子日同舟渡海中亦遇風抄患若一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過彼曲滄都與君共翔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曲滄都與君共翔

翔謂五官也王註曰將翽翽也四節相推序李及風且

涼四節已見潘岳馬廣雅曰斥推也衆賓會廣坐明鏡

熇炎光史記侯之卿曰公子自是迎嘉翠衆廣坐之中楚

熇熇也熇大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

明貌火其切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

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四牡向路

馳歎悅誠未央

山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

篇名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

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

水至此即入漳山海經曰少山

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

旬

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常恐遊岱

宗不復見故人

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

左氏傳遺啓強曰清談同曰夕

情時叙憂勤

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隣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曰無衣喪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

蔡邕數

誅新詩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

左氏傳曰忠為令德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比面答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

毛萇詩傳曰

終夜不遑寐叙

意於濡翰

毛詩曰不遑寐楚辭曰魂覺於元明登曜隍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

楚辭曰白露

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禮記曰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

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

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駢曰巽氣不至則大

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

色也華燈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與論立說

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與論立說

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也小臣信頑鹵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

辭少師之任劉公幹

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于歎詠之美俛安能追

文論語曰參也魯曾也魯與鹵同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岐手望之

掖門西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掖門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白在

侍御不得入楚辭起坐失次第一日二四遷步出北寺門其板屋亂

曰抒中情而為詩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

氣結不能言細柳夾道生方塘楚辭曰

含清源思玄賦曰且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

其上班人易感動涕下與袵連仰視日光皦皦高且

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曰毛萇兼燭八紘內物類

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我獨抱深感不得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

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

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來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繁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惜懷而交下豈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荀嚴也弟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岳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黃少也俗上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